

歷代名臣言行錄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三

宜興洛村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年黎斧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漢下

王吉字子陽琅琊皇虞人

舉賢良為昌邑中尉王好游獵動作無節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憑武搏街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垂繆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矣冬則為風寒之所運薄數以要肥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祈祈為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街櫬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事意積精以適神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仁義纖介有不具有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承太后詔迎立王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大發書日中發曉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垂簾臣屬以天下寄幼孤大將軍抱持幼君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及昌邑廢屠臣被誅者二百餘人惟吉及龔遂以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帝時為諫大夫時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忻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主

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
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
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
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
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之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改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
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裁擇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
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昧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今世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
顰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
下以儉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濶吉遂謝病歸

龔遂

字少卿南平人

以明經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褻褻無已王
常與驕奴宰人遊戲無度遂入見涕泣却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倣於桀
紂而得以為堯舜王悅其諛常與寢處惟得所言以至於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
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遂去王嘗
見大白犬頭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
莫見以問遂遂曰山豭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
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
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王到霸上大鴻臚郊

迎駟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向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遂諫請逐之不聽昌邑廢詹臣坐誅者二百餘人惟遂與王吉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道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弓弩而持鈞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逐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地節四年獄訟止息以為水衡都尉

尹翁歸

字子汎平陽人

為人公廉明察文武兼備厯宏農都尉地節中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言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者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課常為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丙吉

字少卿魯國人

巫蠱事起太子男女妻妾皆受言獨皇曾孫在亦收繫郡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及昭帝崩昌邑廢吉乃奏託霍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耆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會羣臣議奏太后詔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見太后羣臣上璽綬即皇帝位地節三年以吉為御史大夫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念舍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元康三年封為列侯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神爵三年以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為故事嘗出逢羣闕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逢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闕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太熱恐牛行近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書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左遷之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為知人五鳳三年卒諡曰定

魏相 字弱翁定陶人

地節二年霍光卒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乃拜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相奏封事言春秋

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家宰今先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執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騎舍放縱恩愛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金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房去不奏相曰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三年以為丞相上明堂月令奏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由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伏念陛下恩澤其厚然而灾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元康二年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疏諫曰臣聞禁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事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違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于

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外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神爵三年卒諡曰憲初昭帝元鳳元年相以文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夏侯勝字長公魯人

勝少孤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史異為學精熟昭帝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遊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是時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則時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昌邑廢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傅賜爵關內侯帝欲為武帝立廟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勝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主廟樂公卿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威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焉勝霸既久擊霸從勝受尚書禁再更冬講論不怠本始四年上以地震釋勝為諫大夫給事中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謬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對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始勝

每講校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從父子建字長卿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心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率引以次章句其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疎畧難以應敵建卒自專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

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左選翊二百石卒史領郡錢設計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昭帝時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霸獨用寬和為名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為廷尉止數決疑獄廷中稱平為丞相長史以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縱不舉劾俱下獄既久繫欲從勝受高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積三歲上以地震釋而用之擢揚州刺史後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日數易長吏迭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身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為太守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神爵四年賜爵關內侯五鳳三年以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甘露三年卒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郡人

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惟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

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驗治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在是乎太守乃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火學法於父後亦為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魯昌邑王即位淫亂定國上書諫宣帝立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由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數年遷廷尉定國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授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皆與鈞禮恩敬其備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錄寃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甘露三年以為丞相以病歸年七十餘卒子永嗣始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曰可高大令容駟馬高車吾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

昭帝元平元年昌邑王嗣位徵昌邑官屬至長安超擢拜官張敞時為太僕丞上書諫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幾而昌邑小輩先遽此過之大者也不聽宣帝地節四年霍氏有邪謀霍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顯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入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敬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以其路無由惟陛下省察上其善其計然不召也上心忌故昌邑王賀元康三年賜山陽太守張敞書令謹備盜賊毋下所賜書敞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教人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遊獵敞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母今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京兆自趙廣漢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神爵二年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時上頗好神仙敞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廷議以為不便乃寢其說京兆尹金鵲雀飛集丞相府黃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脩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脩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臣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漓散樸並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懈怠其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迭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簡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沽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才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治竟致其死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拘鼓四起而冀州部中有盜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敬妻子皆泣敬獨笑曰吾身之命為民卿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二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疏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

疏受 字公子

廣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主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兄子授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閒雅上甚歡悅頃之拜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應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相親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闕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泣下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且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

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詣太常受業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霍光輔政長史丙吉薦望之等數人皆召見時上官桀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夾持望之獨不肯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久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地節三年夏大雨雹上疏曰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心也然而嘉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殿下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望之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歲三遷至二千石霍氏誅寢益用事元康元上年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乃以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入守少府三年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神爵二年西羌兵起京兆尹張敞以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望之等議以為民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竟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竟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以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富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今有邊役民夫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之百姓莫以為非天漢四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強請奪幸為盜賊吏不能禁故曰不便乃止三年以為御史大夫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以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曰春秋晉士臼率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諒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也史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

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蓬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時上重丞相丙吉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尤為之不明今日月尤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秦望之過丞相禮節倨慢乃左遷太子太傅黃龍元年帝寢疾以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與史高周堪同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望之堪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明經有行宗室誅大夫史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委以政與史高相表裏論議常獨特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建議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與高恭顯忤恭顯數誣奏望之罪最後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遂飲鴆自殺

路溫舒

字長君鉅鹿人

幼時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編書舉孝廉昭帝時守廷尉史武帝時窮民犯法姦軌不勝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放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罔寢密律令煩苛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議者寃咸傷之宣帝地節三年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適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下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

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威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舉諫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秦當之成雖秦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萬鳥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數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舍垢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詔以廷吏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獄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溫舒累官臨淮太守治有異績子孫皆至牧守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

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可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戲餘梁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

人不國足下而進矣邑感其言竟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供九族鄉黨蒙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東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鄭昌字次卿泰山剛父人

舉明經通法律政事為涿郡太守宣帝地節三年上感路溫舒言置廷尉平昌疏曰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畏更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正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哀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神爵二年蓋寬饒奏封事款金吾議以為大逆不道昌為諫大夫上書訟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

耿壽昌

宣帝自元康以來十餘年比歲豐稔穀石五錢五鳳四年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買以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馮奉世 字子明上黨潞人

初學春秋涉太義善兵法宣帝元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爭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敵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不復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

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子弟為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元帝永光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章元成等人議是時比歲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元成等默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為民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下天下飢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人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竟寧元年封甘延壽為義成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旨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奴支漢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鄧支虜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寬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具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超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子潭野王遂立參俱有名

為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遣重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以大將軍護軍都尉擊定之還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祈王擢為後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冊立宣帝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還為後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獨造比聞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於焉肥饒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元桀點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畔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其眾引還以聞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神爵元年六月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營陣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出遣騎候四望陁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并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并奪其畜產虜其